

最傷孩子的7句話： 有些話，永遠不要跟孩子說(上)

當老師多年，經常有父母向我諮詢育兒困惑：

“問孩子話，他總說不知道，不想說。”

“父母怎麼說都不聽，別人說什麼他都聽。”

“道理說多了他嫌煩，說少了又怕他走彎路，太難了。”

問題雖然多，但歸根究底都是溝通問題。正確的溝通方式，不但可以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，也能成為家庭教育的催化劑。親子溝通中，父母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孩子，但往往事與願違。

所以很多父母經常會想不通：

“為什麼我們說得都對，但孩子就是不願意聽？”

“明明是為了孩子好，但他為什麼就是不領情？”

其實，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苦口婆心，和孩子真正接受到的信息並不一致。《父母的語言》里有這樣一句話：“語言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媒介。”我們通過語言和孩子溝通，通過溝通達到教育目的，但如果語言這個媒介沒有使用好，很容易導致孩子不理解父母語言背後的用心良苦。

而關於正確的親子溝通方法，和父母不該對孩子說的話，人民日報曾總結了這7點：

1

當父母說：“住嘴，你怎麼就是不聽話。”真實想法：“我給你的建議才是最正確的。”孩子理解：“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心理學家帕萃斯·埃文斯曾在書中分享過一段很有趣的對話：

“寶貝，你想吃哪種冰激凌？”

“媽媽，我想要香草味的。”

“你不試試巧克力的嗎？”

“我就想要香草味的。”

“可媽媽覺得巧克力的更好一點。”

“我要香草的！”

“你上次不是還說喜歡巧克力嗎？”

“我這次就想吃香草味的！”

“你這孩子，真夠怪的。”

《圓桌派》的一期節目中，嘉賓武志紅說：“權力，才是中國家庭中一個繞不過去的東西。”

很多父母和對話里的媽媽一樣，在和孩子的溝通中，看似在民主地徵詢孩子的意見，實則完全忽視了孩子的真實想法。通



制要求孩子怎麼做，他們自然會產生逆反心理。《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》中有個“移情溝通原則”，指出在溝通時需要先瞭解對方的想法，然後再讓對方瞭解自己的想法。

所以，當和孩子有了分歧時，與其強加干涉，不如耐心傾聽孩子的想法，比如問問孩子為什麼要選擇和他交朋友？最後再表達你的擔憂和顧慮。

尊重孩子的選擇，傾聽孩子選擇背後的為什麼，也是和孩子之間建立溝通信任的一種方式。

2

當父母說：“我再也不管你了，隨你的便好了。”

真實想法：“按照我規劃的路走，你未來才能過得更好。”孩子理解：“為什麼要強迫我？”

電影《心靈奇旅》中的喬伊，一心追尋自己的音樂夢想，母親卻並不贊同。她要求兒子踏踏實實工作，而不是追尋虛無縹緲的音樂夢想。但喬伊卻對母親說：“我想選擇

我的音樂，那是我活下去的理由，我不想讓自己的人生一文不值。”父母擔心孩子在人生之路上有偏頗，其實是因為我們也不確定孩子的選擇是否是正確的，不確定孩子選了他想選的路後結果會怎麼樣。

這種對未知的不確定，讓我們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和不安。因為這種恐懼，我們選擇了最簡單粗暴的溝通方式：你聽我的我就管你，不聽我的，我就不會再理你。

就像電影中的喬伊，始終堅守自己對音樂的熱情。當他最後終於有機會和自己的偶像同台演出時，整個人都在發光。意大利教育專家蒙台梭利曾說過：“每個孩子一出生，天然就有一個精神胚胎。”

家庭教育，首要的是讓孩子忠於自我，父母只是他們成長的旁觀者和引導者。與其強制規劃，不如在和孩子溝通時順勢而為，基於孩子的“個性”，鼓勵他們朝着適合自己的方向前進。

未完待續

生命之河里的石頭

所有父母都會傷害孩子，誰都沒法避免。孩子就像潔淨的玻璃杯，拿過它的人會在上面留下手印。有些父母把杯子弄髒，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裂，還有少數父母將孩子的童年摧毀成不可收拾的碎片。

父母很少會對他們的孩子放手，所以，孩子就對父母放手。他們向前走，他們向遠處走。

那些曾經讓他們感到自身價值的東西——母親的贊同，父親的點頭——都已經被他們自己取得的成績所替代。

直到很久以後，當他們的皮膚變得鬆弛了，心臟變得衰弱了，他們才會明白：他們的故事和他們所有的成就，都是基於父母的經歷建立起來的，就像生命之河里的石頭，層層疊疊。

作者：(美)米奇·阿爾博姆

用數字說服他人

數字一目瞭然，不會撒謊，數字是正確的，數字是客觀的。因為數字總給人這樣的感覺，所以用數字說服他人有時會更有效。

“含有3.2剋食物纖維”這樣的廣告詞你可能不會有什麼深刻的印象，但是如果替換成“等於10顆圓白菜所含的食物纖維”，就能讓人有一種它與蔬菜一樣健康的印象，從而促進推廣。

比起“失敗率不到10%”，“成功率高達90%以上”這樣的表達更有說服力。

以36個月(3年)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3萬日元的淨水器時，告訴顧客“每天只需要28日元，就能買到一生的健康”，通過這樣的表達來讓顧客覺得划算。

比起“收益率從1%提高到2%”，“如此一來，收益就會翻倍哦”這樣的表達更能吸引人的眼球。

比起“100個人里就有1個人喜歡用這款產品”，“使用人數已經突破1400萬人”這樣的表達更能讓人產生“這款產品很暢銷”的印象。

說服他人時，這樣一些措辭上的技巧是很有效的。

作者：(日)神岡真司



當你在工作時，有沒有一個瞬間會覺得自己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，被一種“無意義”包圍？但你知道嗎，早在2000多年以前，正是一顆又一顆小小的“螺絲釘”，創造出了一個世界奇跡。

秦陵兵馬俑，是秦始皇嬴政的陪葬品。1974年3月，秦陵兵馬俑被發現，隨後震驚了全世界。

經過不斷的努力，考古工作者們一共發現了4個坑。除了第四個坑有坑無俑，其餘3個坑都有大量陪葬品。

一號坑佔地面積最大——幾乎有兩個足球場大的俑坑里，整齊排列着由步兵和車兵組成的軍陣。如果根據已經出土的陶俑和陶馬的排列密度來估算，真到了挖掘結束的那天，大概會有6000個兵馬俑齊刷刷地目視前方，像一支精銳的前鋒部隊。

二號坑最為壯觀，騎兵、車兵、步兵和弩兵，這些都能在其中看到。1300多件陶俑、陶馬，80多輛戰車，數萬件青銅兵器，這裡活像秦始皇的大規模多兵種部隊的布陣現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考古人員還在二號坑首次發現了將軍俑、鞍馬俑、跪射俑……

三號坑是這幾個坑中最小的一個。雖然小，但它同樣很重要——你完全可以把它當作“三軍作戰指揮部”。因為三號坑沒有像其他兩個坑一樣被大火焚燒過，所以我們才能在陶俑出土時看見顏色鮮艷的彩繪，看見兵馬俑的真正面貌。

3個兵馬俑坑里據推算有8000多個陶俑、陶馬，組成了一支包括前鋒、多兵種部隊和指揮部在內的龐大的地下軍團。每一個陶俑都形象高大，威武生猛，而且最關鍵的是，每個陶俑的模樣都不一樣。

我們不禁要問：2000多年前，這些如此寫實的面孔，是不是真的存在過？他們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？在那個科技並不發達的時代，這麼宏大的工程，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推進的呢？

製作這麼大規模的兵馬俑軍團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材料問題。根據一次次模擬復原的情況，專家們發現，只有採集自秦代地層的壩土和棕紅土，再調配20%左右的沙子，才最接近兵馬俑的泥坯。這麼多土，到底是就地取材，還是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調配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當時要運輸這麼多陶土，一定是一項非常大的工程。

有了原材料，還需要做出陶俑的樣子。考古學家經過研究發現，兵馬俑並不是一體成型的。它有點兒像我們小時候玩的芭比娃娃，軀幹、四肢、頭部是分別裝上去的。裝好以後，工匠們會採用刮、削、挖、畫、貼等方式進行精細加工。這可是細緻活兒！

如果有機會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，你會發現，秦代工匠的雕工實在太精細了。無論是秦俑的須髮、眉毛，還是武士鎧甲上那些甲片的疊壓關係和編織細節，都被刻畫了出來。你甚至能在跪射俑的鞋子上，看見疏密有致的針腳。

而且這些陶俑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，加上腳下的踏板和發髻、發冠，他們的平均身高直



小人物的偉大

逼1.8米，平均重量有180千克。陶馬更重，超過300千克。一個有着數年學習經驗的專業美術生，捏一個不到40厘米高的陶器都會有中途塌掉的擔憂，而陶俑這個1.8米高的大型作品，里面還是空心的，要怎樣才能保證它能支撐起來呢？

西安美術學院雕塑系畢業、專門研究兵馬俑的孫焯，在一次次實驗中，終於找到了答案。簡單地說，就是人體的重心在哪里，陶俑的

重心就在哪里。

選好的陶土經過預制、反復捶打和醒泥後，再被搓成比大拇指略粗的泥條。緊接着，孫焯把這些泥條一根根慢慢盤起來。聽起來雖然容易，但在盤的過程中，因為要不停地調整重心和加固泥條，剛開始的時候，孫焯一天就只能盤40厘米那麼高。

說到這裡，你不得不佩服秦人的高超技藝！

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燒制環節。燒制兵馬俑的過程，可一點兒都不比製作環節輕鬆。因為這些兵馬俑和真人、真馬一般大小，並且很沉，這就要求燒制的陶窑的窑室高度至少要有2米，才能容納下這些大物件。

並且，想要焙燒成功，溫度需要控制在950℃~1050℃。一旦火力不足，陶質就會疏松，且色澤不一；而火力要是過頭了，陶俑就會出現裂紋或者變形。這就對陶窑的構造和密閉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
我們現在已經無法非常確切地知道，當年秦人究竟是怎樣做出這一個個兵馬俑的了。但從已經出土的數千件兵馬俑來看，沒有任何一件出現裂紋，也少見陶片夾生的情況。

燒制完成之後就是彩繪。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多數兵馬俑呈陶土色，但事實上，兵馬俑最初的時候都有彩繪。秦人在兵馬俑的身體上刷上一層生漆，然後在生漆上添加各種顏色的裝飾。可惜的是，當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兵馬俑重見天日，一遇到空氣，它們表層的水分迅速蒸發，這層生漆大多也就翹起來並脫落了。

現在，我們基本把兵馬俑的製作過程捋順了。

從材料的運輸到黏土陶俑的製作和精雕細刻，再到燒制與彩繪，製作兵馬俑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花費大量人力和物力。但這8000多件陶俑、陶馬還不是秦陵兵馬俑的全部。為了讓這項浩大的工程不出差錯，秦國當時沿用了戰國中期就開始採用的“物勒工名”制度，就是在兵馬俑身上刻下製作工匠的姓名，以便在審核驗收不過關的時候，進行追責。

我們要感謝這個制度，因為它的存在，我們今天才有機會瞭解，在2000多年前，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，姓甚名誰，創造了這樣的世界奇跡。他們是當時最普通的陶工，有些人連名字都起得非常隨意。

但不可否認的是，正是這一個個小人物，在漫長歲月里，前後繼地為一項偉大的工程傾盡全力，才有了今天我們得以看見的世界奇跡。

他們塑造的也並不是什麼偉人、帝王，而是和他們一樣的小人物，一群在戰場上拋灑熱血的士兵、將領——他們雙目圓睜，或微微含笑，或目光深沉，或文靜腼腆。當你看着這些秦俑時，透過他們豐富的表情，或許會看到那些征戰六國的故事中的一個個鮮活的小人物。他們也許是在戰場上死去的工匠的親人，也許是匠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敬仰的人，又或者就是陶工自己。

當我們有一天站在秦始皇長眠的地方，一個個栩栩如生的陶俑就在眼前，誰也不知道他們是誰，歷史也沒有記住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，但因為他們的存在，中國歷史上有了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。

閉上眼睛，恍惚中好像有將士們的吶喊聲從遠方傳來。集結的號角吹響，那聲音響徹天地，穿過2000多年的歲月，向我們發出來自七國戰場的最強音。

本文節選自《大話中國藝術史》